

先做一下自我介紹，我來自中國東北哈爾濱，我叫劉素雲。很多同修可能在光碟上已經認識我了，但是那個時候，從光碟上看的應該是一個假老太太，今天面對大家的是真老太太。我在師父面前我是這樣介紹：我是六十六歲的年輕老太太。為什麼這樣介紹？因為師父說了，妳在我面前還小著呢。我也有這樣的感覺，在師父他老人家面前，我確實好像回到了童年。但是我畢竟，過了這個年應該是又長一歲，就六十七歲了，也應該是老太太那一夥的。

剛才主持人介紹，我一九九九年得了系統性紅斑狼瘡病。這種病就是絕症，用現代話說，這種病實際就是血癌。因為人體的血液，它是十八秒鐘在人體內循環一周，你想想，這一天二十四小時血液得循環多少周，而那個毒素全都是在血液裡。所以人得了這個病基本上就是絕症，能維持半年就不錯了。但是也可能三寶加持，我命不該絕。我記得我曾經到閻王爺那去了一趟，見見他老人家先報個到，閻羅王問我：妳幹什麼來了？我說過來看看。閻羅王就說：妳不是這夥的，回去吧。我一想，那不是這夥的，咱也別賴著不走了，我就回來了。後來我想，我不是閻王爺那夥的，那我就是阿彌陀佛那夥的，我又想上阿彌陀佛那去報個到。阿彌陀佛又說：時間還不到，回去多住幾年吧。就這樣又把我打發回來了，所以我就回來。

從一九九九年到現在，十一個年頭過去了，如果按照我當時的病情，我十年前就應該走了。那個時候，親朋好友、同學同事都去醫院給我送行，他們都知道我活不長了，可能半年都超不過去。可

能因為我的心態比較好，也沒把這死當作一回事，因為我知道生命的轉換過程它沒有生死，所以我沒有恐懼感；也可能這麼一膽大，它倒活過來了。另外一條就是我不能打針不能吃藥，一打針吃藥就過敏，發高燒。教授就說：老太太，妳的病我們弄明白了，妳既不打針又不吃藥，妳說在醫院裡我們怎麼給妳治？我一想也是，那不難為人家教授！妳不吃藥不打針，妳在醫院裡人家怎麼給妳治。後來我就說：你治不了，我自己回去治吧。他說：妳怎麼治？因為這種病到現在為止，世界上還沒有突破這個難關；就是這個病它究竟是怎麼得的，還不知道。既然是不知道它是怎麼得的，那也就沒有辦法來治療，只能是簡單的維持，維持多長時間算多長時間。你們不說嗎，現在誰要能把這個病研究明白了，誰就得諾貝爾獎金。我說既然現在還沒人拿這個獎金，那我回去研究吧，我要研究明白了這諾貝爾獎金就歸我。我說我這人還不自私，等我得了諾貝爾獎金，我來給你們頒發，大家都可以分享。

我記得當時護士長手裡有一本書，就是專門講這紅斑狼瘡的。我想你們研究不明白，你借給我研究研究唄。我就去找護士長，我說：護士長，請您把那本書借我看看，我研究研究。護士長說不可以，她說這個書妳要是一看，沒病得嚇出病來，有病得嚇死。我說不至於這麼嚴重吧？她說我要借給妳，主任會批評我的。我說咱倆那樣，好好商量商量，晚上主任下班他得回家，妳就借給我，我今天晚上不睡覺，明天早晨主任上班之前我就研究完了，我就還給妳了，主任也不知道。因為這護士長對我印象特別好，所以她說：老太太，那我借給妳，妳可別跟別人說。我說好。那天我就把這本書借來了。借來以後我就看了一整夜，我沒睡覺。我是用什麼心態看呢？我就像讀小說一樣，就把這本書讀完了。第二天我去還給護士長的時候護士長說：老太太，讀了這本書有什麼感覺？我說沒啥感

覺，不就是一本小說嗎？我確實當小說讀出來的。但是如果從那本書上來看，確實是你要是膽小，真能嚇死，所有的條條裡沒有一條是活路，條條都是絕路。我看了以後我想好像這個書和我沒關係，就是這種心態，我就把那本書看完了。

後來我就活過來了。因為不打針不吃藥，你不能在醫院裡繼續住下去。我一共是在醫院住了五十七天，住了五十七天，因為我對醫學是一竅不通，人家給我吃什麼藥我就吃什麼藥，給我打什麼針我就打什麼針，後來就是半個月以後我就發現我自己胖了。我傻，我當時以為胖了是一件好事。因為我體重最重的時候是一百一十五斤，就按著我這個頭，應該是體重比較輕，我現在不足一百斤。就是這樣，我就想，住院半個月能把我住胖了，真是一件好事。實際是我吃激素吃的，那種胖是不正常的。我住五十七天院，我一共長了五十斤體重，真正的胖起來了，那個臉都變形了，我自己照鏡子，我不認識我自己。身上的肉都是硬的，翻身不可以直接一骨碌就翻過去，那我翻不過去，我得坐起來，臉轉過去，然後再躺下，就得是這樣。因為醫院沒有辦法治療，我又不吃藥不打針，所以我住五十七天我就回家了。回家以後我姑娘就帶我上北京去看過，上石家莊去看過，拿了兩個月的藥。兩個月的藥，我前面光碟說過，其中在石家莊拿的藥是咱們裝大米，一百斤大米那個口袋，四袋子，四口袋那個藥是一個月的藥量，你說我這個藥怎麼吃的吧。回去以後把兩個月的藥都吃了，愈吃愈重，從那以後就把所有的藥都停掉了。還好，念阿彌陀佛就把病念好了。

後來我記得有一次，我帶我不認識的一個人，去找給我看病的教授去看病，他得的和我一樣的病，他是我大慶一個同事的同學。到了醫院以後，人家教授一看我特別驚訝，因為他最起碼是三、四年沒看到我了，因為我不去看病了。他看到我以後就用那種眼光瞅

我，我一看我就明白他這眼光是什麼意思。我說：教授，你為什麼這麼看我？他說：妳還？下邊人家沒說，我給他接上了，活著。他的話肯定就是問我，妳還活著？因為他的眼神告訴我了。我說我還活著，而且活得挺好。他說：妳今天哪不舒服？我說我哪都舒服，我是帶他來看病的，他和我一樣病，你給他看看吧。就這樣，那教授都非常奇怪，然後教授問我：妳好幾年沒來找我了，我真以為妳不在了，妳怎麼活過來的？妳怎麼好的？因為當時他給我看病的時候，我臉上的斑特別重。你們看我現在像個人似的，十年前你要看見我能嚇你跑好遠好遠，太嚇人了，整個人變形，另外臉上都是起的斑，頭上沒有幾根頭髮，是這麼厚的嘎巴，滿身都是，你說這樣一個人，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相貌。所以當時教授跟我說，他說得很含蓄，意思就是說，如果妳這個命能維持一段時間，但是臉上這個斑是絕對掉不下去。我當時還開玩笑，我說不掉就不掉吧，這麼大歲數也不找對象，它掉就掉，不掉就不掉吧。等我這次帶人去看病的時候，那個教授就問我：妳臉上的斑怎麼掉的？我說它自己就掉了。他說它自己怎麼能掉呢？因為那個老教授已經六十多歲了，他主要就是專門治這個病的。他說：在我經歷的病例當中沒有掉的，況且妳這個年齡段，妳的病又這麼重。我說有人讓它掉它就掉了。他說誰讓它掉的？我說現在對您來說保密，我不能告訴你，告訴你你也不相信，你不懂，等你懂了我再告訴你。

後來我又帶一個病友去看病的時候，老大夫又問我：妳能不能告訴我，妳臉上的斑怎麼掉的，我得研究研究，這麼多年我沒研究出來怎麼能把那個斑治掉。我說：那我就告訴你吧，你信不信？他說：妳說吧，我信。我說：阿彌陀佛讓它掉它就掉了，我就是念阿彌陀佛。我說你知道，我不能打針、不能吃藥，那它自己掉了，我就是念阿彌陀佛，你要問我，這就是我的經驗、絕招，那信不信就

由你。我說如果以後再有病號看我這種病，臉上也長斑，你就告訴他，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他們也掉。所以人家那個老教授，看我那眼光仍然是非常驚訝，意思說妳說的什麼意思？我估計他不太懂。但是後來他懂不懂我就知道了，我想，最起碼阿彌陀佛這四個字，一個金剛種子我給他種上了，說不定哪生哪世他就成佛了。他本來就是佛，只不過他現在不知道，迷惑了，咱先把種子給他種上，這樣也是咱們學佛人應該做的。

我就是這樣活過來了，所以很多人都覺得很驚訝，不相信。當時二〇〇三年我第一本光碟，「信念」出來以後，有的佛友就問：光碟裡這個人是真人還是假人？是不是誰扮演的？後來有的佛友上我那就這麼跟我說。我說實在不相信，你就把他帶我家來，看看是不是真人。有的同修說，怎麼能見見？因為我從得病一直到二〇〇三年，我光碟出來之前我不出門，那場重病一下子把我撈倒了，那個形相出門嚇人，所以我就貓在家裡。早晨我和台灣的陳老師說，我說我非常感謝我這場疾病，如果不是這場病，我還有五年才能退休，不可能一下子把我撈倒。這一場病，你想出去你也出不去了，下不了樓，也見不了人，那個手都像雞爪似的，就這樣似的，伸不開、握不上，都那種形相了你怎麼能出門？所以就創造這一個大好的機緣，老老實實聽經念佛。

我提前五年退休的，我應該是二〇〇五年正式退休，我二〇〇〇年就退養了，退養以後我才知道還有退養這個詞。老太太特別傻、特別單純，一些新鮮名詞我都聽不懂。我記得我有病回家以後，我們人事處長給我打電話說：劉大姐，現在有退休和退養兩種辦法，妳看看妳用哪種？我說哪種我也不懂，按政策衡量，我屬於哪種你就給我分哪堆。他說人家大家現在都在算，是退養合適還是退休合適。我說：怎麼個合適法，你給我說說。他說要是退休，就一次

漲六級工資。我說那不少，一次漲六級工資。因為政府官員工資都比較高，它的級差也比較大，你想漲六級，我估計這個數是不小的。我說第二種退養是什麼概念？他說退養就是不漲這六級工資，妳就跟公務員一起漲，一直漲到妳退休。我說你再說我還是聽不懂，你就照著辦，別違反政策就可以了。後來他說給我按退養辦的。有的同志給我打電話說：素雲，妳怎那麼傻，六級工資妳不要，妳幹嘛要退養？我說人事處給我辦的，咱們就退養吧，反正不管怎麼的，前面都有個退，你休也是回家，養也是回家，概念是一致的，那咱們就回家養著吧。就這樣我就退養了。

過了不到一年，公務員就開始又漲工資。就是原來給我打電話，讓我按退休辦理的那個老同志，因為他也辦了，他是按退休辦的，打電話說：素雲，我不合適了。我說你怎麼不合適了？他說：退養比退休合適。我說為什麼？他說退養妳是按公務員漲工資，妳漲一次可能比我這六次都多。我說是嗎，我怎麼不知道？就在那天的下午，我們老幹部處，那個小王就給我掛了個電話說：劉姨，妳漲工資了，八百。我也不知道這八百是個什麼概念。我到現在不知道我工資卡，我不知道現在是卡還是折，我二〇〇三年都已經交了，我不掌握，所以我現在工資多少我不知道。大數我知道，具體的我說不出來，因為我已經八年沒看見我這工資折什麼樣了。然後我們原來一起工作的一個老同志打電話問我說：素雲，漲工資告沒告訴妳？我說告訴了。他說：妳漲多少？我說八百，一年。他說我就知道妳肯定聽不懂，我給妳解釋解釋，這八百塊錢是一個月漲的，就是每個月漲八百。你們知道我什麼態度嗎？我說太不公平了，怎麼就漲這麼多呢？我們那邊那個老同事，電話那邊哈哈笑說「素雲，我從來沒聽說誰嫌工資漲多了，我就從妳這聽說。」我說真不公平，我老伴在企業，他一個月才漲二十四塊錢，我一個月漲八百，怎

麼那麼大距離！我說這樣是不是有點不公平？完了我那老同志說，妳跟我說完了就說完了，妳千萬別往外說，妳往外說打擊面太大，人家都想這不傻帽嗎？漲工資多點她嫌多。我說那誰困難就給誰吧。

我覺得，尤其我現在退養擱家，對國家、對人民已經沒有什麼貢獻了，一個月還多漲八百塊錢工資，於心不忍。我真是，這是最最真實的想法。就像我一九八四年調省政府工作以後，很多人非常羨慕，覺得進省政府當官員了，多麼了不起，出人頭地。他們問我，每當妳走進省政府大門的時候，妳面對國旗國徽，妳是什麼感覺？我說慚愧，兩字，慚愧。因為啥？一個小老百姓，走進省政府的大門，沒啥本事，對祖國、對人民沒啥貢獻，所以我一看國旗國徽我就慚愧，我覺得好像無地自容，我真是這種感覺。他們就說，妳是另類，別人不是這樣想法。我說那別人啥想法我不知道，他們也沒報告過。他們說，我們給妳報告報告。說別人的想法是什麼？自豪，你看我多了不起，往省政府大門一進，那得腰板拔得溜直，胸脯挺得老高，頭得仰著。我說我沒那種感覺。

後來我辦了一件什麼傻事我跟你們說，我上班的時候，我就連著七天，我看見一個人在門口來回轉，特別髒，頭髮挺長。我好管閒事，我就去問，我說你在這轉了七天了，我給你數著呢，你幹嘛來了？他說我來告狀，我冤屈。我說那怎麼不進去告？他說我進不了省政府。我說來來來，我領著你，我讓你進省政府。我就拿我的工作證，到收發室給他開了一個條，他就變成我的客人，我就把他領進了省政府。我說你想找誰去告？他說我想找某某省長。我說我給你送到省長門口。我就把這個告狀的送到他要找的這個省長的門口，我說你就在這等，一會省長就來上班，你就可以找到他了。後來我回辦公室跟我同辦公室的同事們說了，人家說妳太傻氣、太膽

大了，什麼人你都敢領進來。我說他是好人，他沒有太大的冤屈，他不會跑到省政府來告狀，那你說他進不來怎麼辦？那我就把他帶進來了。

我把這一切事情都想得非常非常簡單，所以我這次跟師父老人家出來，這是我第一次走出國門。第一站是新加坡，第二站是咱們馬來西亞，下一站是印尼。真是，我出來以後，咱們中國不有一部名著叫《紅樓夢》嗎？《紅樓夢》有個劉姥姥，劉姥姥進大觀園你們都知道，我現在就是標準的劉姥姥，你看我還姓劉。我出來我看什麼都新鮮，別說還出國了，我上香港我也看著新鮮；我在哈爾濱住了五十多年了，我出門還看啥都新鮮呢。你們能相信嗎？哈爾濱最出名的有個松花江，有個太陽島，對不對？太陽島在哪我不知道，五十多年我不知道太陽島在哪。因為有一次，上海的客人到我們那去，我陪著人家去遊太陽島，我帶著人去了，到了一個地方，那客人就問我：劉主任，那個太陽島還有多遠？我說快了。然後就看見這麼大的一塊石頭，那上面寫著「太陽島」三個字。客人看到了就問我：劉主任，這石頭上為什麼寫著太陽島三個字？我說你別著急，我去問問。它那有擺小攤的嗎？我就去問，我說太陽島還有多遠。那人瞅瞅我，可能以為我是外地來的，說這就是太陽島，妳沒看那有三個字？我回來報告，我說太陽島到了，這就是太陽島。人家那上海客人非常驚訝，說劉主任，妳沒來過太陽島嗎？我說不能說一次沒來過，來過都是別人領著，好像不是走的這條道，我沒看見這塊石頭。我說這個太陽島它怎麼搬家了呢？我就能傻氣到這分上。

哈爾濱還有一個最出名的冰燈，可能是大家都知道，那個冰燈是非常非常出名的。你看這麼多年，它可能是二十五、六屆了吧，一年一屆，到現在，我一次沒看見過，我沒有親自到現場去看過冰



燈，偶爾的從電視裡看過，就是這樣。我是一個標準的哈爾濱人，我是一九五四年從雙城搬到哈爾濱的，這麼多年，你說哈爾濱的好多地方我都不知道。我到現在為止我不會逛，那叫什麼地方，賣東西那地方？超市，對了，我到現在我不會逛超市。我第一次去超市是我孫女帶我去的，從這個門進，出來的時候我就說我孫女：錯了，咱們不是從這個門進來的，怎麼不從那個門出？我孫女說：奶奶，從那個門進，得從這個門出。我就知道還不一個門。所以到現在為止，我從來沒有自己一個人去過超市，因為我不知道從哪進從哪出，我進去就轉向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我特別傻。

剛才我來的時候，工作人員說：劉老師，先到那個屋。給我帶來兩個小別子，那你說別哪就別哪，你們看不出來我後面還有兩把匣子，說為了錄音效果好，這面一個，這面一個。你看，瘦有瘦的好處，苗條，兩邊帶匣子你們誰都沒發現。所以現代化的機器我確實都不會，我現在不會用手機，我沒有手機，手機我既不會往外撥，我也不會接。有一次我住院的時候，我姑娘把手機放在我床上了，她出去辦事。她這手機就，它可能叫震動，它就轉圈，它叫喚。我就瞅著，這怎辦？我就拍它一下它還轉。後來我就想，它那有一個綠的，有一個紅的，我就琢磨這兩個肯定是開關，我就按一個試試吧。我摠對了，我摠那綠的了，我就「喂」，那邊說話了，我當時挺高興，我終於會用手機了。因為我姑娘跟那護士長說，我媽媽不會用手機。護士長正好跟門口一過看見了，就跟我姑娘說，老太太會用手機，挺溜呢，我正好攔那一過，聽老太太喂。我說就這也讓她聽著了。

所以說就這麼簡單一個劉姥姥，你說來到咱們馬來西亞，是不是看什麼都新奇？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特別親切，就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樣，覺得非常非常祥和，我感覺大家對我都非常好。可能

一想，十年前老太太要走了，今天就不會坐在這了，感恩阿彌陀佛把我留下了，今天有這個機緣和大家坐在一起嘮嘮家常話。你要說老太太會講經會說法，不是，我啥也不會，我就會念阿彌陀佛。如果說老太太有什麼優點，實在，對誰都真誠，不會撒謊。你就記著，我跟你說一百句話，一百句話都是真的，百分之百，不會百分之九十九的，一句假話沒有。我一說假話我就想，說不出來，沒等說出來，想要說，可能臉都紅了。所以誰都能騙我，為什麼？因為我不說謊話，別人跟我說的我全信，全盤接收。所以我家的親屬都說，就是我那些弟弟都說，我嫂子是最好騙的，你編個瞎話你就能騙到。我說是，是好騙。那你們要騙我，我知道你騙我，我該給你也給你。

師父講經的時候舉過一個例子，一個老和尚，有人騙他，後來他跟師父說，師父說你知不知道？他說我知道。知道你怎麼還給他？知道也給他。就是這樣，我對任何人沒有防備心，我不會防人。因為什麼？我覺得人和人之間就是應該非常真誠的，這樣坦坦蕩蕩的做人、老老實實的做事，你才能活得瀟灑。如果我要是那麼點小心眼，挺會算計的，五十年前就把我自己小命都算沒了。因為我不會算，我非常大度、大氣、大量，什麼事在我這沒事，就是這樣，所以我就活過來了。這一點你們可以向我學。

前面這一段就算開場白，因為大題給我列上去了，我原來講東西沒有題，也沒提綱，也沒有發言稿，這次出門之前，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的同修打電話說：劉老師，妳得報題綱，妳講什麼題目。尤居士說：劉老師，我也覺得很難為妳，因為妳來香港這兩次講，妳啥也沒有就是空手來的，現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、印尼那邊大概都要題綱。我說那得給，咱上哪守哪的規矩，需要題綱咱就給題綱。所以當時我好像是五分鐘之內就把題綱寫好了，就給尤居士傳過去

了。我當時說了一句，我說題綱我是給你了，你也可以傳過去，但是到時候講的，我講不講這題綱現在我都不知道，如果是講這題綱更好，咱守規矩，要不講題綱也請大家諒解。

我給你們說我第一次去香港，我那課是怎麼講的。我去香港的時候我啥也沒有，見師父當天，安排我晚上七點鐘講一堂課，我們到那就四、五點鐘了，問我：劉老師，晚上七點給妳安排一堂課可不可以？都不認識，我不好意思說不可以，我說行，我就說行，說完行我自己心裡就開始打鼓，妳說啥啊，行？就這樣，然後他們就上師父那報告去了。當時不是慧蓉就是尤居士，我忘了他倆是誰了，說：師父，劉老師講課沒有題目，也沒有題綱。師父說好好好、好好好。我說：師父，我大腦空白我說啥？師父說：妳進去坐那就會講，妳就知道說啥。我當時因為傻氣，我當時怎麼想的？因為那個座是師父講經的法座，我當時就這麼想的，那是師父的法座，師父告訴我坐那就會講，那肯定它有靈氣，我就去坐著去。等我進錄影間的時候，錄影師問我：劉老師，妳講啥題？我說沒題。那時候沒題，就幾步遠我就得坐在法座上了，我想現在我不知道，坐那我就知道了。但是錄影師和我是兩個屋，中間隔著玻璃窗，他能看見我，我能看見他，但是不能說話，我也沒法告訴人家我啥題，因為我沒坐那我還不知道，別人沒告訴我，我也沒法告訴他們。

那怎麼我也得坐那，就坐那了，坐那以後還空白。他們告訴我先出幾朵小花，然後出音樂，然後出兩行字，最後底下那個鏡頭出我自己的影像，說妳看到自己的影像妳就開始講。我心裡默念四個程序，先出幾朵小花，然後出音樂，然後出兩行字，看見我就講。花出來了，音樂也出來了，字也出來了，一看，字都出來了我還不知道講啥，嚇不嚇人！我後來想，嚇死我了，我怎麼那麼膽大，我敢坐那？然後它一出我，那妳死活也得說了。你們看看我四月份擱

香港講的第一張碟，第一張碟特別傻氣，因為我就注意默念這四個程序，一看見我出來，我還沒反應過來馬上阿彌陀佛。所以我哈爾濱的同修都說：劉姨，妳第一個是不是緊張？我說緊張倒沒緊張，就是空白著，就是這樣。阿彌陀佛完了，那妳怎麼也得說，真是那法座真靈，兩個小時我滔滔不絕。因為我啥也沒有，沒題、沒題綱、沒稿，什麼也沒有，這都空白的，不像今天還有一選紙。

說了兩個小時，我都不知道我那些話是怎麼說出來的，因為我的性格是特別特別內向的，我平時很少說話，我也不願意見人，我見人都有點害羞，就那種感覺。我坐那兩個小時，也不知道那話是怎麼說出來的，我自己感覺非常流暢，一點沒打奔兒，就說出來，說出來這不挺好！然後就開始出花絮。怎麼出花絮？第一天講了，能講得那麼流暢，我想那是法座的作用，第二天我再去我就更不緊張了，只要往那一坐我就會說。我沒坐那之前我就空白，坐那我就不空白，真是這樣。我現在可知道什麼叫三寶加持，不是我有能力，不是我個人的本事，我真啥都不知道，三寶加持。然後第三天，第三天一開始出什麼花絮呢？開場花也出了、樂也奏了、字也出了，我也出來了，開場白，說了兩句開場白真空白了，一片空白，下面說啥我不知道，想是想不出來的。坐那大約待了能有一分多鐘，還繼續空白，我就站起來，我就跟錄影師說話去了。因為我倆兩個屋，隔著玻璃窗我就往他那走，我就擺手，我說大腦空白了，咱們重來吧！大腦空白了，重來吧，人家錄影師肯定我估計都憋不住笑。等後來我回到哈爾濱，哈爾濱的同修給我學，說「劉姨，大腦空白了，咱們重來吧！」我說妳怎麼知道？她說全球直播。這一直播好，我說這傻老太太更出名了，一下子成了全球名人了，都知道哈爾濱有個傻老太太，空白。這是第三天出花絮，空白。

第四天又出洋相。一開始開場白我就說，今天是我到香港的最

後一節課。說完了以後我沒事了，下完課，可能是慧蓉師兄還是誰問我：劉老師，誰告訴妳今天是最後一堂課？我說沒人告訴我，自己想的。因為我沒來之前你們給我打電話說安排我三節課，每節課兩小時，我三節課已經都講完了，今天又安排一節，我想是不是就增加一節，那肯定是最後一節。他說妳問師父了嗎，師父說了嗎？我說忘了，你等我去問師父。先斬後奏。我就趕快去問師父，我說：師父，您老人家讓我在香港待幾天？我尋思我算算我還有幾堂課。師父怎麼說的？多住幾天、多住幾天，連著說了兩個多住幾天。這日子我算不出來，因為多住幾天是啥概念我不知道，要是三天我就知道還有三堂課，兩天還有兩堂課，師父說多住幾天，沒算出來時間。後來我就出來，出來我就想，來點小智慧，我算出來了，因為我簽證就是七天，這回我知道了，那我就還有三堂課，一共七節課。我是這麼把講課的時間、節數算出來的。要不說傻老太太到哪都出笑話，很多時候出那個洋相你們都意想不到，我淨出洋相。要不說六十多歲了怎麼那麼單純，我確實就像一張白紙似的；現在也是一張白紙，你畫個啥就是個啥，好在這張白紙特別好，我全畫阿彌陀佛，別的我啥不畫。

還得說正題，要不這個正題該說不完了。給我增加一節課，原來給我安排兩節課，今天這一節是增加的，所以我一共三節課。我是那樣想，兩節課都有題目，第三節課可以給大家點時間提問，提問的時候你們直接提問要問的問題，別寫過程，一寫過程我現看，費時間。第三堂課就是後天晚上，大家可以有思想準備。問什麼，我會答的我不保守，我就告訴大家，我不會答的等我請教師父，我問明白了再給大家解答，不能胡說八道。

咱們現在開始講正題，「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」，第一個題就說說為什麼要深入經藏。這個很簡單，為什麼要深入經藏？因為經

藏是釋迦牟尼佛教誨眾生的教科書，釋迦牟尼佛是我們的老師，老師現在不在了，他留下的經藏就是教科書，我們現在的老師就按著這個教科書來教誨眾生，我們都是眾生，所以我們不深入經藏，那你找誰？你就沒有教科書了。你要是不深入經藏你就不明理，不明理你就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擺不正自己的位置，你這樣就是處在迷中，你就不會轉悟。所以經藏是必須得深入，得讀、得誦，得聽老師的講解。這也是我這七、八年的，也叫經驗吧，我這七、八年得益於深入經藏。我是每天早晨兩點鐘起床，然後出去繞佛，現在是繞佛，過去我是磕頭，兩點鐘起床以後我是磕四個小時頭，沒有數，就是四個小時。現在應一些佛友的要求，我是出去繞佛，是繞兩個小時，大約我們那個大圈是十圈到十五圈。然後我白天的時間，如果沒有同修來，我基本上是在看光碟、讀經，我每天看光碟我可以看八個小時到十個小時。現在就看光碟到什麼程度呢？一看就看進去了，甚至別人跟我說話，我有時候我聽不見，我都不知道人家在跟我說話，就這樣。如果有同修們來，每天我聽不到八到十個小時，但是最低不低於四個小時，一般都是六、七個小時左右。

這個時間原來比較充分，現在不行了，我從正月初一，師父上人在網上說跟我通了電話，又開始講我，我就成名了，我是正月初四成名人的。這是第二把成名人，第一把成名人是二〇〇三年，就是咱們穿紅衣服、戴「愛」字的這個錄像師，他給我製造的，製造了第一個光碟「信念」，我就出名了。那時候是哈爾濱的名人、黑龍江省的名人，全國也比較出名了。這一把師父讓我第二次出了名，就比那次出得還厲害。你們看我現在比較瘦，為什麼？從正月初四成名人，一直到我十月十六號離開哈爾濱，我基本每天是二十個小時左右負責接待，每天不停的跟佛友們講、說，都是交替的、

交叉的，所以我沒時間吃飯，有時候一天一頓飯也吃不上，所以現在我是降了十七斤體重。我見著師父老人家我就報告，我說：師父，您老人家把我造就成了名人，我得到兩大好處。師父說什麼好處？我說第一，省糧食了，我沒時間吃飯；第二，苗條了，人家想減肥減不掉，我這自然就減肥了。所以現在你們看老太太走道滿精神，就是颯颯的，一般年輕人好像走路攆不上我。苗條、輕巧，體重輕，我現在大約能九十八斤、九十九斤這樣，不足一百斤。所以成了名人以後我是深有感觸，大家不要羨慕名人，名人很辛苦。你看蔡老師也瘦，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心裡好難過，哎呀，比我還瘦！現在我們幾個，我覺得胡小林老師還行，挺壯。鍾博士好，今天早上吃飯我都想跟博士說說，你把你那個經驗跟蔡老師說說，你看他倆同齡，都屬牛，同歲，一個我覺得挺壯，鍾博士身體確實好，蔡老師太弱了。我六十多歲沒問題，你年輕，後面師父還有任務給你，所以咱們得把自己調整的壯壯的。我現在都比較注意調整，因為師父說兩年以後妳有任務。我一聽這個我就重視了，那我不能倒下、不能趴下，我現在減到九十八、九斤我看就別再減了，所以這兩天我覺得我吃飯還可以。

因為深入經藏能開啟智慧之門，我們最終目標是要成為一個覺者，你想成為一個覺者，你離不開經藏。所以這就是第一個，比較簡單，為什麼要深入經藏。第二個重點，我想講講怎麼樣深入經藏。現在很多人問我讀經怎麼讀、聽經怎麼聽，不會。師父老人家有時候講經的時候也說，你會聽經嗎？你會讀經嗎？你會念佛嗎？會還是不會，差距是好大的。所以這個問題我做為一個重點問題來說。先說聽經和讀經，第一條重要的是破三相，就是你要破三相。哪三相？一個是言說相。言說相就是這個字，語言，言說相，不要去琢磨這什麼意思，這一句啥意思，這一段啥意思，這是言說相，不

要著這個相。第二個要破文字相。經都是用文字表達出來的，文字是言說的一個記錄符號，言說相都不要著，都要破，文字相自然也要破，也不要著文字相，這是第二個。第三個不著心緣相。什麼心緣相？舉個例子大家就懂了，譬如說有的人一讀經，我讀明白了，我懂了，我知道這一段佛說什麼意思了，這就叫心緣相，你起心動念了，錯了，佛不起心動念，佛也沒有意思，你說你懂佛什麼意思，錯了。這就是心緣相，所以這個也要得破。如果我們要是著了這三相是一個什麼結果？我們就是錯解、曲解、誤解如來真實義。佛經開頭不是要解如來真實義嗎？咱們給曲解了、給誤解了、給錯解了，你說你看明白了、你讀懂了，正好是錯誤的。

聽經應該怎麼樣？一心一意的聽。我聽光碟我有這種感覺，一開始可能聽不懂、聽不明白，聽不懂你也聽，反反覆覆的聽，一遍不懂我聽兩遍，兩遍不懂我聽三遍，聽多了你不用去琢磨，想是怎麼回事，你自己就知道，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。這是一種至誠感通還是什麼我說不明白，反正這是我自己的切身感受，我就是反反覆覆的聽。另外聽經還要聽老師的弦外之音。這好像是個絕招，師父講法的時候說了這個，我不知道你們聽明白沒有，什麼叫弦外之音。咱們師父講法的時候，有的弦外之音在他講的整個過程當中夾著，可能就那麼三、五句話就是弦外之音，但是你可能一聽就過去了，你沒注意，那個弦外之音你就沒抓著。好多時候，師父講法的那個弦外之音在他講這一節課的最後十幾分鐘。這是我總結出來的，我就覺得那一段是最最重要的東西，師父就把這一堂課的重點，他要說一個什麼問題，通過最後那十幾分鐘給你又理一遍，這個如果你要能抓住，這就叫弦外之音。另外學生聽老師講經要有悟處、要有悟入，不能這耳聽那耳冒，如果你這耳聽那耳冒了你等於白聽、等於沒聽，你要有悟處。如果一堂課你有一個悟處，你就不得了了



，你看每天都聽，一年假如說你聽三百六十節課，你就有三百六十個悟處，你的智慧肯定就在長。智慧長都不知不覺，不是說你一下子覺得我長智慧了、我開悟了，不是那個概念，你不知不覺中智慧就開了。

讀經和聽經一樣，也要一心一意的讀，讀不懂我也讀。這個要怎麼呢？不琢磨、不分析、不研究，這三不。你別按照你的，因為我過去是教語文的老師，你要是按照老師那個給學生分析課文，這一段什麼意思，這一段什麼意思，中心思想什麼意思，那可就糟了，讀佛經不可以這樣。不琢磨、不分析、不研究，你就一個勁的讀，讀到一定時候自然你就有切身體會了。思議它本身就是一種妄念，是你自己凡夫知見，不是佛菩薩的見解，不要思議，思議就分別了，那就是妄心、妄念。讀經應該是開啟悟性，你只有開啟了悟性你才能夠明白佛經的真諦，重在一個悟字上。怎麼能夠悟？你至少要做到不分別不執著。不起心不動念，難，如果你暫時做不到，慢慢來。但是不分別不執著一定要做到，你做不到這個，你那個悟出不來。你看那個悟是「我心」，你一有分別一有執著你那個心就分散了，所以你就悟不到；只有你這個心集中了、靜了、清淨了，你才能有悟處。再一個就是聽經讀經要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這是師父講法的時候多次提到這個問題。因為這個方法是諸佛菩薩、我們的祖宗，我們的古聖先賢一代一代傳下來的，這就是法寶。人家已經給我們踏好了一條路，現在我們按照這條路走下去就成功了，我們為什麼還要繞那麼多彎，還自己去尋找、去琢磨，那就有點沒有智慧、有點愚痴了。所以按照師父講的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絕對是你成功的一個最佳途徑。

我在這裡，因為我是修淨土宗的，我們在座很多同修都修淨土宗，修念佛法門，我想重點說一說我為什麼要選擇《無量壽經》，

因為這些年我一直是讀《無量壽經》、念阿彌陀佛。很多人不理解，問我為什麼讀《無量壽經》，我就告訴他們，我讀《無量壽經》是什麼因緣。《無量壽經》我是二〇〇三年接觸到的，在那之前我沒有接觸到這部經。二〇〇三年接觸到這部經以後，也可能就是因緣成熟了，一下子就愛不釋手，從那開始到現在我就沒有放過，就一直這麼讀下來。有人反對我讀《無量壽經》，為什麼？他們說我是名人，有帶動力，妳讀《無量壽經》，有多少人跟妳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妳把人引到什麼路上去了。我不這樣認為，我認為如果因為我讀《無量壽經》，我能帶動更多的人讀《無量壽經》，那是一件好事，不是壞事，有多少人反對我也會堅持到底的。因為《無量壽經》是末法九千年救度苦難眾生的法寶，除了這部經，沒有其他的經能夠取代。這麼一部經為什麼我們要放棄它呢？所以不管有多少人反對，多少人攻擊我、斥責我，都沒關係，我這個人就比較強，我認準這條道，我一定堅定不移的走下去。

下面我給大家說說，我為什麼選擇《無量壽經》，就簡單點說。第一個，《無量壽經》是世尊多次宣講的一部重要經典，除了《無量壽經》以外，其他的經典世尊都是一次宣講，唯獨這部經是多次宣講，按師父講經的時候說，最少是講了三次，你說這部經重不重要？它還有四個詞，一個是淨土群經之首要，一個首要，第二個是一大藏經之首要，第三是淨土第一經，第四是一切諸佛如來所說法的頂尖。這四個詞，兩個首要，一個第一經，一個頂尖；還有一個，是一切經論的總綱，加一起五個。就這五個詞，大家琢磨琢磨，我們都能明白這部經的深遠意義了。這是第一。

第二，一脈師承。怎麼個一脈師承？釋迦牟尼佛宣講的，而且是多次宣講，夏蓮居老居士掩關十載會集的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黃念祖老居士不懼病苦給我們寫的《大經解》，淨空老法師悲願宏

深，現在正在為我們講解《大經解》。是不是師傳？釋迦牟尼佛，夏蓮居老居士，黃念祖老居士，淨空老法師，一脈師承。所以對於這樣的一部經典，我們應該緊緊的抓住不放。這是第二個。

第三個原因是契理、契機。什麼叫契理？就是契合眾生的自性。我們的自性是什麼？就是惠能大師所說的那二十個字，我就不重複了，因為時間有限。契機就是對象，它與眾生相適應。佛經傳入中國以後，《無量壽經》是翻譯的第一部經，咱們可以查查有關資料，這個會集本又是五種原譯本之大成。所以這部經是淨土第一經的標準本，那就是《無量壽經》裡最好的，標準本。趙樸初老人家曾經讚歎過這個會集本，這段話是這樣說的，《無量壽經》終於有善本了，這是老人家說的第一句話；第二句話說，這是國家之福、眾生之福，這個評價高不高？第三句話是，無比殊勝的稀有難逢的大事因緣。老人家對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本用三句話高度概括、讚歎。

再一個，這部經是從果起修；一般都從因上起修，唯獨這部經從果起修。用我的話說就是一把成，你不用再費第二把事了，你這一生你就能成就。再一個就是有四十八願，其他的任何經典沒有四十八願。四十八願度眾生是太稀有了，這個誓願的功德不可思議，成就的功德仍然不可思議。最後一句話是一切眾生是平等成佛。另外，《無量壽經》確實是在所有的經典滅度之後，《無量壽經》還留存一百年，一百年之後，《無量壽經》也滅度了，留下的就是六個字，南無阿彌陀佛。你想想，這部經是不是重要？這是我給大家說，我為什麼選擇《無量壽經》。

第二個我想說說念佛。這個念佛，剛才我說的是讀經、聽經是深入經藏的一個途徑，這第二個，念佛又是一個途徑，是深入經藏的另一個重要途徑。黃念祖老居士對念佛法門有一段話，「唯賴此

方便法門，但憑信願持名，便能功超累劫，往生極樂，徑登不退。若無如是微妙法門，凡夫何能度此生死業海，而登彼岸」。用一句話來解釋就是說，如果沒有這個念佛法門，咱們現在做凡夫，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度這個生死業海，登不了彼岸。所以這個念佛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？

這個念佛法門我也把它概括了幾條，一是一生成佛的法門，你今生就能成佛，一生成佛的法門為一獨，獨一無二的；一句阿彌陀佛是四十九年世尊所說一切法的總綱領，無量功德莊嚴都在這一句佛號當中。多簡單！是不是，就這麼一句佛號，就能讓你一生成佛，你幹嘛不選這個佛號？第二個是特別法門。八萬四千法門之外的門餘大道，就是這個淨土念佛法門，是兩土導師，阿彌陀佛、釋迦牟尼佛憫念眾生特別開的一個法門。因為知道末法時期的眾生迷得太深了，用什麼辦法能救度？特別開的這個法門，所以這是特別法門。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什麼？就是這個法門是先度凡夫，後度聖人。我們在座，咱們大家都是凡夫，咱們先得度，聖人後得度，還排咱後面，你說咱們多合適。第三個，它是帶業往生的法門。你們聽到別的法門可以帶業往生嗎？不可以，你要斷那三個煩惱的。師父昨天也說了這個問題，咱們斷不了，伏都伏不住，何談斷！這個法門是可以帶業往生的。但是我告訴大家，你別新業舊業你都帶著，大包小包你都背著，到時候到西方極樂世界，阿彌陀佛慈悲讓你去了，人家諸上善人一看，你背的包太多了，人不讓你進門。所以咱們帶舊業別帶新業，不可以說不是允許帶業嗎？那我繼續造，反正到時候都可以帶著。你想咱們出去旅行去，你背著那麼多包沉不沉？負擔。所以咱們還是舊業逐漸往下消，新業咱們不造，到時候輕輕鬆鬆的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人家諸上善人拍手歡迎。第四是方便法門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它適合任何時代，特別適合現代社會。咱

們現代人都生活得很累、很苦，一天忙忙叨叨的。我在香港我就有這種感覺，他們問我妳對香港什麼印象，我說人多、道窄、樓高，這就是我三次去香港總的印象。你看人走路那步都是，看得你心都忙，就是賺錢賺錢賺錢，多辛苦！科學技術又這麼日新月異的發展，成就道業實在是太難了，如果沒有這個方便法門你怎成就！所以是淨土法門給修行者帶來了極大的方便，一句阿彌陀佛，你就走道快也有好處，快念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；走慢就慢一點念，休息休息，阿彌陀佛。都念阿彌陀佛，你出聲也行，不出聲也行，所以它是方便法門。

第五個就說這法門特別妙，它妙在什麼地方？就剛才我好像說了一句，它那種感應道交是很微妙的。你就念阿彌陀佛，有人問我，念四字好念六字好？我這麼告訴你，人家問蓮池大師，你教別人念佛怎麼念？蓮池大師說，教念南無阿彌陀佛。你自己怎麼念？他說我念阿彌陀佛。為什麼，他原因是什麼？別人不一定，你就把你的身心，把你的一生都交給阿彌陀佛了，我就死心塌地要回西方極樂世界。要是這樣你就教他南無阿彌陀佛，和佛結緣，他今生成就不了，說不定啥時候他就成就了。南無表示恭敬的意思。蓮池大師說，我自己就想回西方極樂世界，別的確說沒有了，就簡單，阿彌陀佛足夠了。我現在就念四個字，阿彌陀佛，因為我屬於死心塌地那夥的，我今生就是要了生死，超越六道輪迴、超越十法界，回哪去？回常寂光土，最好的地方。它這個用詞來說叫什麼？叫「潛通佛智」，就是不知不覺的、偷偷摸摸的。潛，三點水攔個帶替的替，那個潛，潛通佛智，「暗合道妙」，你和那個道就符合了。就像咱們看電視撥台的時候，你一撥台撥對了你才能看著那節目，咱們撥，都撥西方極樂世界那個台，你就和那個台對應了、相應了。「巧入無念，即凡成聖」，現在咱們是凡夫，你念阿彌陀佛念成了你

就成聖了。

另外念佛還得什麼？得三加持。大家都希望得智慧，那我勸你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加持你得智慧；大家希望功德，你念阿彌陀佛，功德也得到加持；你念阿彌陀佛，福德也得加持。你說多簡單，你不用費什麼事，你就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你這三點都得到了，智慧加持、功德加持、福德加持。另外你可以得念佛三昧。有人問我什麼叫念佛三昧，劉老師妳怎得念佛三昧？我一開始我不知道，我傻乎乎的。上香港我就問師父去了，我說：師父，他們問我念佛三昧怎麼得的，我說我不知道啥叫念佛三昧。老人家說好好好、好好好！九個好好好，我還是不知道這念佛三昧是啥，我就想以後注意聽師父講經，我就能聽明白。後來聽明白了，念佛三昧就是清淨心，清淨心就是念佛三昧。這是第一個層次，因為你清淨心，師父說，第一個層次是阿羅漢，第二個層次是平等心，平等心是菩薩，然後是無上正覺，那個心就是佛，所以念佛三昧也逐漸逐漸往上升。念佛三昧是所有三昧當中的王，還有華嚴三昧、法華三昧等等，有好多三昧。就是有八萬四千法門。八萬四千法門實際是八萬四千種教你得三昧的方法。所以咱們對任何法門不能謗，不能說我這個法門好，你那個法門不好，錯了，一定要平等。八萬四千法門都教你得三昧，我用這個方法得，你用那個方法也可以得，都對，都是一不是二，千萬別分別。

第六點是這個法門穩當可靠。你們聽說過念佛，念阿彌陀佛念出偏的嗎？反正我是沒聽說過，修別的法門我可聽說過。你只要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你別自己出去找，一會去找神，一會去找仙，一會去找鬼，那我可不保你。你都不找，你就找阿彌陀佛，我保證你不出偏。你要念阿彌陀佛念出偏了你罵我，你說劉老師告訴我念阿彌陀佛，我出偏了。你可得有前提，你不能有別的念頭，你只念

阿彌陀佛那才行。

另外你們想，念佛法門還有最最殊勝的是什麼？阿彌陀佛接引對不對？別的法門沒有接引的吧，只有念佛法門，阿彌陀佛來接你。你說咱們路不太熟，阿彌陀佛，甚至是西方三聖親自來接引你，多殊勝！咱不會走錯道，跟著阿彌陀佛，坐著蓮花台咱們就上西方極樂世界了，多瀟灑！前幾天在新加坡，我們開的一個三時繫念法會，法會之後升長生牌位，就是那紅色的牌位叫長生牌位，升的時候，當時他們有人就用手機照相。當時看不著什麼，照出來以後，就是在那火光的上方，西方三聖特明顯，就是頭上那紅揪揪都可明顯可明顯，黑色的，然後中間阿彌陀佛，這面觀世音菩薩，這面大勢至菩薩。他們是用手機照的都照出這麼殊勝的效果，如果以後有機會大家可以看看。

念佛法門我們這一生遇到了，你是福報大，你是運氣好，就看你知不知道珍惜，你遇到了如果你又錯過了，那就太遺憾了。因為什麼？你遇到這個法門就是說你機緣成熟了。什麼機緣？成佛的機緣。我們修行人不就是要成佛嗎？成佛的機緣成熟了，你又錯過了，那就罪過也大、遺憾也大。另外，對不起諸佛菩薩，對不起我們的祖先，也對不起你的父母，對不起眾生，也對不起你自己，五個對不起，你誰都對不起。如果你成佛了，你能度多少眾生，你多生多劫的父母、你的祖先都可以得度了。他們現在看你學佛非常高興，如果他們沒有在善道上，沒有去西方極樂世界，他們現在盼望著你去救度他們，因為你成佛的機緣到了。可是你又錯過了，你又度不了他們了，會讓他們很失望的，所以這個罪過、這個遺憾是很大的。我們今生一定要成就自己，沒有別的選擇，這是唯一的一條路。

怎樣聽經、讀經，剛才我說了，就是不著那三相。下面說說怎

麼樣叫會念佛。有的人說我也念阿彌陀佛，我念了十幾年了，怎麼沒有效果？按師父說的就是不會念，不相應。怎麼叫會念佛？會念佛第一條，學會換心，置換，心裡只裝阿彌陀佛，一有別的念頭，趕快把阿彌陀佛置換進來，把那個妄念置換出去，這叫換心，這是第一個方法。你二六時中就是一句阿彌陀佛佛號，這樣，諸佛如來所說的一切法在你這就一點障礙沒有，你真是辯才無礙。這是第一條，換心。第二條，身體的每個細胞都是阿彌陀佛，盡虛空遍法界全是阿彌陀佛，六根接觸的一切都是阿彌陀佛。這就是說，阿彌陀佛周遍法界，在你這沒有別的，全是阿彌陀佛，每一根汗毛都是阿彌陀佛，山河大地、花草樹木全是阿彌陀佛，這是第二個。第三個就是六道裡的東西不再去沾染了，不羨慕了、不追求了。現在大家生活水平，尤其咱們馬來西亞人民，生活水平都比較好。不留戀這個世間，這些個都是假的，我們走的時候帶不去，兩手空空。我記得我講過亞歷山大大帝的故事，亞歷山大大帝臨走的時候告訴他的侍者，把那個棺材兩邊各掘一個洞。侍者問幹什麼？他說把他裝在棺材裡，兩隻手從那個洞裡伸出去，讓大家看，就是位高權重的亞歷山大大帝臨走的時候也是兩手空空，啥都帶不去。亞歷山大大帝大家都是比較熟悉的。你看為什麼小孩出生的時候是攥著兩隻手，攥著拳頭，人走的時候，除了你給他什麼，像我們北方拿口乾糧、什麼鞭子，硬把他手攥上，那他是攥著，否則人走的時候全是這個，叫撒手人寰，他這麼離開人世的。所以你就想，你什麼都帶不去，帶得去的是什麼？我這兩天如果有機會，我再跟大家叨咕叨咕，什麼你能帶得去，什麼你帶不去，帶不去的統統放下，帶得去的努力去幹，這就對了。如果你能六道裡的東西不沾染，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快者一年你就得念佛三昧，慢者三年你就得念佛三昧。

再有就是想明天、想明年，你都想得太多了，修行人沒有明天



，更沒有明年，就今天。過去的已經過去了，我們不要再想它，明天的沒來，你能不能活到明天，你有把握嗎？因為人的生命就是在呼吸之間，一口氣上不來人就走了，所以沒有明天。我是這樣的，我沒有明天，我就是今天，早晨醒了，一睜眼睛心裡想，又多一天念阿彌陀佛的時間，今天我的任務就是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。而且現在，一定要把目標定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之前，我這目標特別明確。如果到那時候我需要走了，我就走了，上好地方去了，如果需要留下我就留下，能為眾生做點什麼我就再為眾生做點什麼。

在這裡有一點要告訴大家，就是有的人執著善緣。惡緣我得放，善緣也得放，而且善緣和惡緣這兩個緣要平等的放，不能放這個不放那個，善緣你不放，你也往生不了西方極樂世界。現在有很多人有那麼多為什麼。我記得台灣還是哪有一個電視劇是電影叫「心有千千結」，好像師父講法也說過，那你說一個結一個結，心有千千結，那個結把心都裝滿了，阿彌陀佛上哪去？阿彌陀佛來了想跟你親近親近，可是阿彌陀佛說我沒地方待，沒地方待阿彌陀佛就走了，那你千千結你就結著吧，是不是？我跟有的同修說，我發現你們怎麼那麼多為什麼。因為很多佛友上我那去，他提問的問題甚至是一天你都給他解答不完，這個問題完了又一個，那個問題完了又一個。我給起個名，我說你就別叫你原來的名了。他說那我叫什麼？我說你叫十萬個為什麼。你有那麼多為什麼，這個為什麼、那個為什麼。

有的都問什麼問題？家裡供幾尊佛，怎麼擺，方向朝哪面。我說十方都有佛，根據你家的位置，哪方便擺哪，只要你有恭敬心就可以了。有的人說，我得請多少尊佛？我說你想請多少尊？他說我家原來有多少尊，後來有人建議我還得請七尊。他把這七尊佛也請

回來，我看了，都這麼高，銅佛，一排，原來那些佛，還有神、還有仙，我都不認識。請我去看，說大姐妳來給我看看，我就去了。他說這七尊佛就是別人建議我，說我和他們有緣。我說太少，我告訴你太少。他說大姐，我還應該請多少尊？我說七十尊。不是愈多愈好嗎？愈多你心裡愈踏實，你家滿屋都是佛你就踏實了。我說到時候哪尊佛也不管你了，藥師佛說有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說有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說有觀音菩薩，他們互相這麼一唱，誰也不來接你。我說我就一尊阿彌陀佛，西方三聖，這樣多清淨，你供得滿屋都是。還有的我都看不明白，還有的紅布寫的若干名貼牆上，黃布寫的若干名貼牆上，等等等等的都讓我去看。我到你家一看，看得我眼花繚亂，我都不知道這怎麼回事。我一看那名，有的叫什麼？我記著有個名叫古裡古怪，就那紅布、黃布寫的那名都像外國名似的。我就問人家，我說這個古裡古怪他是哪位？人家說不能問，問就不恭敬，完了整個簾蓋上。我說那我守紀律，不讓問就不問。所以我就看著一個古裡古怪，其他的名我沒記住。

所以咱們學佛人，你心不清淨，那個佛你怎麼念？你怎麼能夠受益？所以說這個問題、那個問題，師父說了一句我不知道你們注意沒有，都是妄念，除了阿彌陀佛以外都是妄念。能不能放下？這個妄念很不好放，應該怎麼放？你心住在哪，三個字，住、行、念，三個字。住，住在哪？住彌陀之所住，就是不起心不動念、不分別不執著，這叫住，住在哪？最後一定要住在常寂光。第二個，行，行彌陀之所行；第三，念彌陀之所念。你住、行、念都是住彌陀那，這樣你心就集中了，你心就清淨了。所說的會不會念佛實際上是說什麼？會不會放下，就這兩個字。釋迦牟尼佛講法四十九年就這兩字，放下，放下就成佛。今天早晨早餐後師父有幾句開示，就說這兩字，放下。你有一點放不下，你成不了佛。你這個還牽著，

那個還掛著，你怎麼能成就？所以對這兩個字咱們要有比較深刻的理解。

有人說：劉老師，我們發現妳學佛怎麼學得那麼自在，我們怎麼不自在？我回答是因為我傻。我傻我就自在，我腦袋裡沒事。有人問師父：師父，劉老師她怎麼得念佛三昧？師父說：她傻。所以我就學會了，我傻。然後他們問，那我們什麼時候能得念佛三昧？師父說，你們傻到像劉老師那個分上，你們人人得三昧。所以這個傻有傻的好處。他們說我自在，我自己也覺得挺自在，我沒啥愁事，我看誰都好，誰都阿彌陀佛，我沒啥愁事。你要是自在你就通達無礙，沒有障礙；你要是不自在，你就障礙重重，它就是這麼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，這就是我的切身體會。因為以前我煩惱過，我不自在過，我知道不自在是多麼痛苦。我曾經講過我曾經想自殺過，我曾經想出家過。我去普陀山看到人家抽籤，我老伴說妳抽個籤。我說抽那幹啥？他說玩唄。我說你抽。他說妳抽靈，妳心誠。我就去抽，人家和尚師父擱那管籤，我到那我就說：師父，我抽籤。師父說：妳求啥？我啥不求。人師父莫名其妙，說還有這麼抽籤的，人都求籤求籤，我啥也不求。師父說妳想個事，不用說，妳就晃。一晃，蹦出來個籤。師父說：塵緣未了，不能出家。我驚訝極了，我心裡想的是這個事，我沒說出來，怎麼跑籤上去了？師父說妳心裡想那個事都在這籤上。就那個時候，一九九四年，我確實有出家的想法，我心裡就想我什麼時候能出家，結果人家師父說了，塵緣未了。我聽話，既然未了，回家了去吧。一直到了到現在這緣還沒成熟，塵緣還沒了，什麼時候了我不知道，師父告訴我啥時候了我就啥時候了。

自在和不自在全由心裡想，你想自在你就自在，你想不自在你就不自在。如果那個時候，在最痛苦、最不自在的時候，如果要是

一出家，我出家肯定是逃避，不是說我機緣成熟了，我要為佛法做什麼事了我出家，那個時候絕對是逃避，逃跑了，不待了這地方。要自殺，就想一了百了，實際了不了。人不說死了死了？實際是死了不了，如果要死了就死了，那就了了，和以後啥關係沒有了，因為死了就完了；它了不了，你那個真我它是永遠存在的，不生不滅的，你想了也了不了。所以咱還是好好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，那是最佳方案。別地方哪也別去，哪也不殊勝、也不究竟、也不圓滿，唯有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那是最究竟、最徹底、最圓滿的。

有人還說，妳聽經、讀經、念佛能出智慧嗎？能。我非常笨，我現在可以實事求是告訴大家說，我覺得現在我不聰明，但是好像有一點小智慧了，遇到緊要關頭一下就出來了，我就知道怎麼辦了。那是不是智慧我也不知道，過去我沒有。有人問智慧是什麼？智慧就是般若，般若不就是智慧嗎？那說般若無知，我說後面還有一句，無所不知，對不對？你得連起來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。啥時候無知？沒事的時候啥也不知道，別人不問啥也不知道，啥也不說，這就是般若無知；有知呢？要有問的，可能他就會了，他就知道了。師父講法舉鼓的例子，那鼓不就是兩層皮嗎，中間是空的，你不敲它的時候它就靜靜的躺在那，它一聲也沒有，你一敲它它就響了。那叫大叩大鳴，小叩小鳴，不叩不鳴。般若智慧就和那鼓一樣，你要不敲它，啥也沒有，一敲它它就有了，這就叫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」。咱們還是做那個鼓好，別一天那個嘴哇啦哇啦不閒著，淨說廢話，淨打妄念。去西方極樂世界一道一道重重障礙，都是自己設的，和別人沒關係。咱老埋怨誰也不幫我、也不助我，怎麼怎麼的，和人家都沒關係。學佛的人一定胸懷要大，反觀自己，不要照別人。老拿那個鏡子，你看鏡子，你拿著照別人，別人臉上有黑你都能照出來，你看你臉上一塊黑，那鏡子背對著自己，自己看

不著自己臉上那黑，所以你就擦不掉，對不對？鏡子得調過來，照自己。你看到別人有缺點、有毛病，你也反觀自己，我不要犯這樣的毛病，這你才能長德行，才能長智慧。

對於《無量壽經》和念佛法門，我的做法就是一生受持，不換題目，一直到往生；到極樂世界咱還得念阿彌陀佛，永遠不能斷。有這麼幾句話，就是我自己的感想也可以，「無量壽經無量壽，阿彌陀佛呼喚我，我願受持無量壽，早歸淨土見彌陀」。因為什麼？西方極樂是我的家，早晚我得回去。我記得是二〇〇三年，也不知道誰告訴我，「西方極樂是我家，肩負使命離開它，待到功德圓滿日，快快樂樂回家了」。那是二〇〇三年，我不知道誰告訴我的，但是這四句話我記住了，所以我想是不是離回家的日子應該是不遠了。再說這個念佛法門，「念佛法門真殊勝，難信易行度眾生，只要認真老實念，定做西方極樂人」。這兩個你要把握住了，你不換題目，今生你肯定回西方極樂世界，回到你自己本有的故鄉。

下面想說，佛法它講正知正見，不能研究，研究是思議，佛法講參究，參究是智慧，研究是知識，研究來研究去得到的是煩惱，這是錯誤的知見，不是正知正見。剛才我說般若是智慧，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，知而無知，無知而知」，「鼓叩則鳴，不叩不鳴，度化眾生，應機而行」。最後一句話，應機而行是什麼？這個機就好像是藥，八萬四千法門是八萬四千種對治我們眾生病的藥，我們可以這樣來看。你要是度化眾生，你得把藥拿對，他需要這個藥治這個病，你給他這個藥，他需要那個藥治他那個病，你給他那個藥，不能用同一種藥。所以這四句話就告訴我們，學佛的人要開智慧，你開了智慧你才知道你怎麼樣去度眾生，你才有本事。過去有人說，劉老師，妳修得挺好。我說我沒有那個想法，我修的什麼好不好，我感覺到我比誰都笨。完了他們說，妳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我

說你們說我不太知道，我也沒給大家做什麼好榜樣。但是現在我想，既然師父把我推出來，師父每次見我都說，給大家做個好樣子，那我也就盡心盡力去做，我能做到什麼分上我就做到什麼分上，也就是這樣。我這人就是實在、聽話，師父告訴我怎麼辦我就怎麼辦，只是這樣而已。

說到這我就想，咱們深入經藏，要想有智慧，第三個還要注意什麼？要尊師重教。因為佛經留給我們了，誰來教我們？老師。我們對老師要不尊重，你怎麼能得到智慧？現在我們學佛的同修們，是不是都是用一顆真誠心來對待我們的老師？我曾經跟大家說過我有三個老師，第一個老師是覺悟師父，他是黑龍江省五大連池鍾靈寺的主持。那是一九九二年，他引導我皈依佛門的，他是修淨土的。我第二位老師是十五世香根拉馬交活佛，這位活佛他是管理九個寺院，好像在四川色達那地方，我沒去過。他已經圓寂了，圓寂那年大概是四十六歲。就是這樣一位活佛師父，他最後一次來哈爾濱，他告訴我們要讀《無量壽經》，要念阿彌陀佛。當時我們不太理解，因為他是密宗的金剛上師，應該教弟子持咒，但是他沒教我們持咒，他教我們讀《無量壽經》、念阿彌陀佛。我大師兄不服氣，「師父，你敢不敢寫在書上？」就是《無量壽經》的封頁，說你寫上，你讓我們讀《無量壽經》、念阿彌陀佛，把你的名簽上。師父毫不猶豫的就寫上了，把他香根拉馬交活佛的名字就簽上了，就現在還在我師兄手裡。這是我第二位師父。第三位師父就是淨空老法師。我雖然是不善於交往，我也不太善於表達感情，但是從內心我知道，我對我的三位老師，我都發自內心的尊重他們。我從來不盲目迷信任何人。

有人說妳見了淨空老法師有什麼感受？妳對老法師有什麼評價？那天我問胡小林老師，胡小林老師說，對師父沒辦法評價。是這

樣的，但是我內心怎麼想？我說師父他老人家是一位愛國愛教的老人，他是人不是神，我們不要把師父神化，他是人，他是一位愛國愛教的老人；第二，他是一位慈悲的長者；第三，他是當代的一位高僧大德。我是按照這個順序。所以我在師父面前我就覺得他就是一個長者，就是我的父輩。而且等我回香港以後，我可能要講一個專題，這個專題就是我在新加坡突然，是一種靈感還是什麼我不知道，就讓我講「我所認識的淨空老法師」這一講。我從印尼返回香港，再在那住兩天到三天，我想把這個專題講一講。全是我的自身感受，不是說把老法師捧得多高，我不會那樣，因為那樣奉承的話我都不會說，就是實實在在的，我三次見到老法師，尤其這次我跟他出來走了三個國家，我是什麼感受，我就如實的向大家報告。

為什麼要尊重老師？因為過去有篇「師說」古文，「師者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」，老師能給我們做這三件事，第一是傳道，第二是授業，第三是解惑。你沒有老師你怎麼能長知識？你怎麼能開智慧？所以就從做人的角度，我們對老師也應該是尊重的，它是做人之本是不是？你連本都沒有了，連根都沒有了，你還能叫人嗎？所以我覺得現在是不是有些人都忘了自己應該怎麼樣做人了。那天是二號，二號早晨我和胡小林老師，我們倆陪著師父吃飯，吃完飯以後師父跟我們嘮嗑，大概嘮了有一個半小時。反正就是面對面，一個小桌特別小，我還問了一句博士呢？說那桌只能坐三人。完了師父說輪流。所以那天是胡老師我們兩個，和師父我們三個坐那小桌吃飯。吃完飯以後師父跟我們說了一會話，他就說了一句話，我印象特別深刻，他說誠敬通自性。就是你的自性怎麼能通？你對人事物都要誠敬。我覺得這句話太重要了，真是的，你自性你要是不通，你想明白什麼道理好像不太可能；如果你自性都通了，你自性裡那些東西自然就顯露出來，你就能夠解如來真實義。按《還源觀》

裡說的，自性清淨圓明體你就現前了，你什麼都具備，只是現在你迷，還矇著；你不迷，你悟了，它都顯現了。

現在咱們周圍，是不是你看忘恩負義的人不是沒有吧？傷師害師的人也有人在，背師叛道的也有。為了眼前一點點所謂的小利，就丟掉了成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個大利，學到這種分上，真是愚痴到極點。我在這裡說這個，我沒有說攻擊、打擊任何人的意思，因為我這人也不會說那樣尖刻的話，我是可憐他們。因為這一生你本來有成佛的機緣，你錯過去了，不但成不了佛，要墮三惡道，要墮地獄的。你墮進地獄以後，什麼時候再能出頭那真是一個未知數。如果現在能夠悔悟過來，能夠真心的懺悔，還有一線希望；如果錯過這個機緣，繼續這麼幹下去，真是必墮地獄無疑。師父在跟我們嘮嗑的時候也說到這方面的話題，我就覺得師父真是海量，老人家的胸懷太廣闊了，他沒有一點怨，沒有一點恨，他是憐憫眾生。再三告誡我們，千萬不能到三惡道去，到三惡道去太苦太苦了，出頭的日子太難太難了。所以說，你遇到了回歸自性，回家的這個大好因緣，你把它錯過了，你自己對不起你自己。

下面我想講一個什麼話題？就是「鑽入經藏，苦不堪言」。你看大題是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，我現在要講一個鑽入經藏，苦不堪言，一字之差。鑽進去了，牛角尖，愈鑽愈苦。舉個什麼例子呢？一是重形式不重實質，把讀經、聽經、念佛當作任務，很苦很苦的。有的人見著我愁眉苦臉的，劉姨，或者劉大姐，我昨天那十部經還沒讀完，誰誰去了，我盼著他，你快點走吧、你快點走吧。還不好意思說，不好意思攆，所以自己就心裡嘀咕著，你快走吧，我還有幾部經沒念完。所以有的人，我聽說有的人一天能念二十多部《無量壽經》。昨天有位同修寫條子，說半個小時讀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我一聽我挺驚訝的，我讀不出來，我讀一部《無量壽經》大約



得一個小時或者七十分鐘。為什麼？我想因為你讀經的時候，你周圍有好多無形眾生他們在聽，你要是讀得那麼快，當作完成任務，那些眾生他聽不清楚，他會生煩惱的。所以我讀經就一字一句的，都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是想讓我自己聽進去，我也想讓無形眾生，也讓他們聽進去，這樣對大家都有利。

所以你要非得給自己定任務，我一天要讀多少部經，我要念多少聲佛號，有的時候你在做不到的時候你就生煩惱了。譬如說我現在，我過去每天磕四個小時頭，我現在沒時間了，那我能生煩惱嗎？我還有四個小時頭沒磕。不行，沒這工夫了，早晨四點多鐘我家電話就開始進，來訪就開始來，到晚上九、十點鐘，我哪有工夫！那你要讓我讀十遍《無量壽經》，我讀不了。要念五萬聲佛號，你要讓計數念，坐那盤腿打坐念，我也沒那工夫。我這佛號就是隨時隨地在念，它就是不間斷，我也不知道它怎麼出來的，反正就是綿綿密密了，就是這樣的。你要是給自己定任務，確實是會很煩惱的。譬如說我家，我出名以後我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，有的佛友趁刁居士不在我家的時候打電話。因為啥？刁居士是早晨、晚上不在我家，白天整天一天在我家值班，凡是來電話的她都不讓我接。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嗓子說不出來話，因為天天說，連著好幾個月，每天十八九個小時、二十來個小時，把嗓子整個都說啞了。後來就不讓我接電話。不讓我接電話人家就反感，來電話都是全國各地的，都想跟我說兩句，她就說不行。有一天給人說煩了，人家問她：妳是哪位大德？那不諷刺她嗎？我們刁居士回答得更厲害：我不是大德，我是管大德的。當時我倆都並排在沙發上坐著，她這邊電話我聽得一清二楚，那邊電話我都能聽見。我說不能這麼回答，妳换位想想，如果妳是外地的那位居士，想跟我說兩句話，很客觀，人之常情，我說妳告訴他，大姐現在嗓子啞了，說不出話，你有什麼話跟

我說。妳好好說行不行？妳干嘛那麼杵倔橫喪的？有時候一開始接電話就比較生硬，我就想別讓人家對方的同修們生煩惱。她說：大姐，怎麼說能柔一些？她工廠出來的，性格比較直，說話嗓門又大，直來直去。我就教她一招，我說妳把後面的尾音拉長，拉長以後對方聽就很溫柔。我就給她舉個例子，譬如說妳一接電話，你是誰？就很生硬。我說妳要這麼說，您是哪位呀？妳把這個呀給它拉出來，對方一聽挺親切，他有話就願意跟妳說。很簡單是不是？妳看妳那個你是誰，三個字很簡單，但是人一聽很彆扭、很刺耳。您是哪位呀？這一呀就把他呀高興了。

所以咱們讀經也好、念佛也好，重實質不重形式，你重實質，師父說了，可能你一句相應就一句佛，句句相應句句佛。你要是不相應，你念十萬聲，喊破喉嚨也枉然，它不起作用。所以咱們還是重實質的好。

第二個就是著三相，我就不詳細說了，就剛才我說那個著三相。知識和智慧是兩碼事，這個我們要區別開。第三個問題就是自以為是，挑毛病。我舉一個例子，有一個老同修，他讀了四千多部《無量壽經》，緣分非常好，而且老人家修行也很虔誠、很精進。也不知道一個什麼因緣，他突然就對這個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產生了疑問，就開始研究、琢磨、分析、對照。後來有一天他跟我說：素雲，這個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妳別讀了。我說為什麼？他說我不讀了。我挺驚訝，為什麼不讀，你都讀了四千多部了？他說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我給它挑出來一百多處毛病。哎喲媽呀，嚇我一跳，我說你攔哪挑的？他說我對照原譯本，一字一句對照的。我說那我不知道。後來我就建議他，我說老大哥，我建議你，你如果說不讀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了，我不能強迫，因為人都有自由選擇，你選擇哪個法門讀哪個經我不能勉強你。但是我勸你老人家，因為他年齡

也比較大了，撘下，你就放下，你不要說三道四好不好？他說好。結果他答應我了以後，實際他沒有做到，我估計他不但跟我說了，可能跟其他的同修們也說這個理念，所以老人家真是造罪業了，走的時候特別不好。

按著他原來那個修行程度，我認為他應該是往生的時候比較殊勝，但是他走的時候不殊勝，沒有佛友去給他助念，就我一個人去的。住在醫院裡，醫院也不允許助念。要我說，他這個因緣非常重要，他的姑娘是搞醫的，人家不信這個，不信佛，但是岳父有病了還是給他送到她所在的那個醫院，是療養院，住在一個高床，一個人一個房間，條件挺優越。後來他老伴給我打電話說，素雲妳過來吧，妳大哥可能不行了。我就趕去了，就我一個人送他往生。我是下午三點鐘到的，我一看，插滿了管子，氧氣罩著，張著大嘴哈哧哈哧。我趕快跟他說：大哥，你念了半輩子佛了，趕快念阿彌陀佛，跟阿彌陀佛走，你聽明白了你表示表示。然後他眼淚就從兩個眼睛刷一下就下來了，就哭了。我估計他聽懂我的話了，但是他什麼都說不出來。頭一天，他告訴他老伴和兒子，譬如說他住那床，頭在這邊，這面是床尾，他告訴他老伴和他兒子，說床腳下面站著兩個人，拿著大鐵鏈子，一個穿著黑衣服，一個穿著白衣服。我去的時候大嫂問我：素雲，你大哥看著兩個人，那兩個人是誰？我說一個黑無常，一個白無常，閻王爺派來的。如果你不念佛，阿彌陀佛不接你走，他們就接你，那就上閻王爺那去報到去。完了說得老大嫂挺緊張，我說事實就是這樣，妳現在緊張也不行，咱們得趕快念佛。所以我從三點鐘去了就開始念佛，念到五點鐘老人家走了，走得很痛苦，看著當時特別難受。我又跟人家要時間，我說最少給我十二個小時念佛，我不讓他動。後來可能看我態度挺惡劣的，我挺橫，必須給我十二個小時，反正就我自己。所以我就從下午三點去

開始念阿彌陀佛，念到第二天早晨五點。他不是頭一天晚上五點走的嗎？念到第二天早上五點，到點人家就開始來折騰換衣服，全身僵硬，所以我覺得老人家走得不是太理想。就這個，這就是自以為是，以為自己聰明，自己很有知識，因為老知識分子了，犯這個所知障，真是所知障障礙他。

快到點了，還有五分鐘，我再講一條，就是現在很多人修佛修得不快樂。我總覺得我們學佛人應該很陽光、很快樂，讓大家才羨慕你、才學習你，才能夠入佛門。我們如果一個個都學得蔫呆呆的，北方話你們能懂嗎？蔫呆呆的就是沒有精神，沒有精神頭。我想咱們學佛就應該很陽剛、很帥氣、很陽光，一天快快樂樂的，讓人家一接觸就覺得學佛真好，我也得學，這也是給人家做好樣子。如果我們一天蔫呆呆的，蔫頭蔫腦的，這都北方方言，就是打不起精神來，人家一看學佛怎都學這樣呢？我現在我就告訴我自己，一定要非常健康、非常快樂，這也是在給大家做好樣子。最後送給馬來西亞同修們四句話，「馬來西亞多祥和，無災無難真快活，一句彌陀老實念，功德圓滿去極樂」。

還有三分鐘給大家自由活動，我別都占滿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講到這，謝謝各位，阿彌陀佛。